

【编者按】

城隍民俗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民俗之一，古代但凡是有城池的地方，官方都建有城隍庙，祭祀由朝廷册封的子虚乌有的神祇——城隍爷，后来城隍爷的身份出现人格化，一些已故的正面人物也被供奉为城隍爷，如闻名全国的海南籍清官海瑞，死后便被祀为广州的城隍爷。

海南岛上的城隍庙目前仅存3座，一座在琼海乐城岛上，另外两座分别在海口府城和龙塘，其中府城的城隍庙里供奉着两位城隍爷，不同于一城一庙、一庙一神的历史惯例，留下了值得深挖的文史话题。

海口城隍庙轶事

■ 何杰华

一般情况下，我国古代每座县级以上的城池都有且只有一座城隍庙，供奉一位城隍爷。海南境内现今仅存的三座城隍庙，一座在琼海市，另外两座不但都在海口市（原琼山县）境内，而且其中一座里面竟有两位城隍爷。

宋代城隍庙始建于龙塘

海口的两座城隍庙，一座在琼山区的府城街道，是为“琼州府城隍庙”，另一座不在城内，而是在海口东南十几公里处的琼山区龙塘镇。城隍爷不守城，竟去守一镇？这是何故？

这与龙塘镇扑朔迷离的身份有关，因为它疑似汉代珠崖郡的郡治之所在，也就是说它从前可能是郡城。毕竟，有城才有城隍庙。

地方志上对龙塘的城隍庙也有记载。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均记：“城隍庙，宋元在西关。国朝洪武二年，知州宋希颜迁于府治东南。”这里所说的“西关”便是今之龙塘镇，这座城隍庙至少在宋代便已存在，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才迁到琼州府城之内。但宋代琼州治所已在海口府城，为什么要明代才把城隍庙迁到新城内呢？仍是待解之谜。

龙塘的城隍庙在洪武二年迁到府城后，原庙已荒废多年，现今却又重现于旧址，庙前有香炉，有石狗，庙内悬有“文武古史”横匾，庙内所供，不止有城隍爷，还有珠崖公、欧侯王、华佗爷、高元帅，这是海南民间祭祀“满堂文武”的惯常做法。

从几迁其址到二者合一

迁到府城的城隍庙，先是位于洪武年间的府治东南，成化迁往府治东，正德又迁往西南，万历再迁海南道官署东，崇祯又迁回府治西南，旧址位于今琼山工人文化宫内。

海口府城这座庙里有两位城隍爷，这在全国都较为罕见。原来，琼州府的府治设在琼山县，府有府城隍，县有县城隍，原本各有一庙，庙

中各有一位城隍爷，只是后来县城隍庙废弃了，二者便合在一起了。

那么，琼山县城隍庙去哪了？据咸丰《琼山县志》记载，康熙十四年，时任知县茹铉在府城隍庙的右侧新建琼山县城隍庙，后来又迁到琼山县治东街，再后来经多次重修后终倾圮，便不复存在了。

将府城、县城隍合于一庙，应该是近现代的事。大明洪武二年，朱元璋下旨为各级城隍爷封官定品，如京都城隍老爷被封为王，称“承天鉴国司民昇福明灵王”，开封府的被封为“承天鉴国司民显圣王”，都是正一品；其他各府则均封为“视察司民城隍威灵公”，为正二品，各州则为“视察司民城隍灵祐侯”，秩三品，各县则为“视察司民城隍显祐伯”，秩四品。如此一来，海口府城城隍庙中的府城隍爷便是正二品的威灵公，琼山县城隍爷则是四品的显祐伯。

丘濬钟芳怎么看城隍信仰

城隍爷到底管什么？顾名思义，其起初是城池及城中百姓的守护者，再后来，城隍爷跟城的主官有了分工，前者管阴，后者主阳。

最晚在三国时期，我国便有了祭祀城隍的习俗。此后，祭祀城隍爷便成了全国盛行且经久不衰的信仰。唐代名士张九龄、韩愈、杜牧和李商隐等人都曾为其写过祭文。到了宋代，城隍祭祀成为国家祀典，城隍爷也开始被世俗化、人格化。

此后，一些历史名人开始被各地奉为城隍爷，如上海城隍爷是霍光、永宁城隍爷为周瑜、广州城隍爷为海瑞，如此等等。

琼山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收有一篇祭文，祭文写道：“善天之下，后土之上，无不有鬼神。……尚念冥冥之中无祀神鬼，昔为生民未知何故而祭，其间有遭兵刃而横访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在京都有泰房之祭，在王国有国府之祭，在各府州有郡房之祭，在各具有邑房之祭，在一里又各有乡房之祭，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仍令本处城隍以主次祭。”大致意思是说，城隍爷主管的是无辜或是无名等无人祭祀之死者，故城隍祭祀又归入“郡房之祭”。

与诸位名贤将城隍爷神化的说法和做法不同的是，晚年居住在离府城城隍庙不远处达士巷的“岭海巨儒”钟芳，则在《琼州府城庙碑》一文中认为城隍祭祀有着特别的意味。他说，之所以凡是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马上到城隍庙祭祀，是要借由对神灵的敬畏要求他们就此立下为政一方的承诺。他还认为：“孚格之机在我，而不专系于地之灵，于此默而会焉，其知所以自任者矣。”意为所谓的神应实则完全取决于官员的作为。今日读来，仍觉颇有见地。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及国学所特约研究员）



本文配图均由陈燕摄
海口龙塘城隍庙
琼海乐会城隍庙



坛坐南朝北，坛南设5座石龛，其中3座雕刻成山形，为五岳、五镇、五山之神；另外2个刻有水纹，为四海、四渎之神。

外坛除了天神坛、地祇坛外，还有位于内坛东侧的庆成宫，是皇帝祭祀前实行斋戒的场所和行耕籍礼后休息及犒劳百官随从的地方，也是先农坛内营造规格最高的建筑。

由衰败到重生 先农坛的近代变迁

1900年庚子国变时，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先农坛被美军进驻。进入民国，先农坛逐渐衰败，部分建筑坛台被毁弃。1915年，先农坛被辟为公园，次年改名为城南公园。1925年后，先农坛外墙被逐步拆除，相关区域陆续成为道路、市场、民居等，庆成宫之南被辟为先农坛体育场。至此，先农坛已经面目全非，仅剩下少量的核心殿宇还依稀残存当年皇家祭坛的风采。

1949年后，北京育才学校等多家单位进入先农坛区域办学、办公。20世纪80年代后，在众多古建筑专家的呼吁下，先农坛区域的保护腾退与古建筑修缮工作开始展开，相关单位陆续从先农坛古建筑区域迁出。1991年，先农坛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对外开放。

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农坛区域还存在大量民居甚至违建等，腾退保护工作复杂而艰难。在各方持续努力下，历时近30年的腾退修缮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近期开放的神仓、庆成宫即为例证。最近，庆成宫还举办了多场数字展览，为观众呈现雍正皇帝祭拜先农神，并在亲耕结束后为文武百官赐茶的场景。

此外，展厅里还举办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成果展”，向观众展示北京中轴线古今交融的壮美画卷。

其次，如果将内、外坛结合起来看，则会发现一条隐藏的中轴线，那就是以真服殿、观耕台、籍田为中心，太岁殿、先农坛等在西侧，庆成宫在东侧，整体也呈现在两翼对称的格局。这两条线，前者可称为神线，后者可称为帝线，似乎有意体现了“神帝共尊、天人合一”的思维。

先农坛是皇家禁苑，一向禁止无关人等进入。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改建，苑内殿阁分列，坛台并立，更有古木参天，绿树成荫。为了维护苑内众多建筑和树木，明清两朝均设有专人管理和维护。

规模宏伟、功能齐全 先农坛的主要建筑

从功能上说，先农坛可分为5组建筑群和4个坛台，即太岁殿、神厨库、神仓、真服殿、观耕台等。其中，位于内坛中轴线正北方向的太岁殿是先农坛中占地面积最大、最雄伟的建筑群，主要用以供奉祭祀太岁神及春夏秋冬等自然神灵。

太岁殿西侧为神厨库，是为祭祀

究竟长什么样？

■ 金满楼

先农坛内诸神准备牺牲祭品及存放先农神牌位的地方。神厨正殿的西侧为宰牲亭，是用以宰杀牲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宰牲亭为重檐悬山顶，这在明代官式建筑中着实罕见并很可能仅存的孤例。

太岁殿东侧为神仓院，用来贮存耤田所获五谷，有“天下第一仓”之誉。神仓院共两进院落，自南向北分别为山门、收谷亭、圆廪神仓、祭器库，东西分列仓库、值房各三座。

太岁殿的南侧，是皇帝亲耕前用以更换礼服的真服殿。真服殿往南，是皇帝亲耕结束后观看王公大臣们耕作的观耕台。观耕台南面为皇帝亲耕的籍田，即所谓的“一亩三分地”。

观耕台的西侧为先农神坛，这是祭祀先农神的祭台，也是先农坛中最重要的礼制场所。先农神坛坐北朝南，是一座砖石铺砌的方形平台，其长宽各15米，高1.5米，四面各有3级台阶，坛面金砖墁地。明清皇帝行耕籍礼前，都要先祭拜先农神。

内坛南门外，东为天神坛，西为地祇坛，用以供奉山川自然之神。天神坛坐北朝南，坛北有4座石龛，分别代表风、雨、雷、云四神。地祇

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有趣的是，许多画家将读书场景作为创作的题材，绘就了一些体现人们热爱读书场景的画作。细细品赏之下，不仅从画中获得艺术美的享受，也从中感到不论何时何地，都得热爱读书，获取知识。

画家笔下体现人们读书场景的画作，纷呈多彩，有表现春夏秋冬不同季节读书场景的，如元代画家王蒙的《春山读书图》、明代画家沈周的《秋林读书图》和清代画家恽寿平的《秋山读易图》等；有反映不同读书地点的，如明代画家沈周的《山居读书图》、仇英的《梧竹书堂图》、清代画家禹之鼎的《竹溪读易图》和近现代画家任伯年的《牧读图》等。

尽管画家们所处时代不同，绘画风格有差异，但在创作以读书为题材的画作中，都注重画面中对“读书”这一场景的描绘，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情趣盎然。

清代著名画家石涛绘有多幅以读书为题材的画作，如《山窗研读图》《松窗读易图》等。如他的一幅《松窗读易图》立轴，创作于1701年，大小为187厘米×80厘米，纸本设色，现收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从画面看，远处山峦巍峨，树木葱郁，近处几株松树枝条苍翠，松针刚劲，两座瓦房就建在松树旁，其中一座瓦房开着窗，对着邻近的巨石。仔细一看，见一高士正坐在窗旁读书，从画作的取名来看，那高士读的为《周易》。瓦房周边如此幽静的环境，实为读书的好地方，难怪那高士读书看起来如此专注。此图墨色淡雅，苍蔚幽深，山清气爽，将高士读书的情景置于平中，平添画面的文气雅韵。

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绘有一幅《疏雨牧读图》立轴，创作于1881年，大小为136.6厘米×33厘米，纸本设色，现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画面上两头牛，一大一小悠然地站在那里，大的头朝向右方，小的依偎在大的一侧，脸向后方。牛身边有一硕大古树，枝繁叶茂，枝叶似乎正被风雨吹向一侧。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两头牛旁有一放牧者身穿淡色衣服，赤着脚，蹲坐在古树下，两手捧着一本书，眼睛凝视书本，正在认真阅读，展现出放牧者利用牧牛间隙，不怕风雨影响，见缝插针读书长知识的情景。浓淡的墨色，精心的构图，鲜活的场景，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疏雨牧读图，独具情趣。

近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绘画题材广泛，读书也是他笔下的题材，绘有《松根图书图》《幽人读书图》等画作。如他的《松根读书图》，创作于1930年，大小为32.5厘米×21厘米，纸本设色。但见画面上松枝虬屈，松秀豪劲，松旁几株修竹，纤细摇曳，邻近小小树技上，红叶耀眼。在此优美的环境里，一高士在松树下席地而坐，左手搭在地上，右手托着一本书，眼睛正注视着书本，一副全神贯注的读书模样。纵观画图，所描绘的人物姿态怡然，衣纹流畅，画图色彩淡雅，古意盎然。读书情形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独具匠心。



清代画家石涛的《松窗读易图》。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文化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